

人民的力量 战胜了洪水



目 錄

一 一九五四年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洪水.....	1
“龍王爺”能呼風喚雨嗎	
怎樣了解雨情和水情	
特大洪水的成因	
二 在特大洪水的面前.....	6
百年來沒見過的大洪水	
武漢人民創造的奇蹟	
淮河流域的變遷	
南京、天津的今昔	
三 我們怎樣戰勝了洪水.....	13
人民的力量移山倒海	
工農聯盟的偉大力量	
全國人民的支援	
水利工程頂了大事	
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是戰勝洪水的根本保證	
四 今後怎樣加強防汛工作.....	26
做好修堤護堤工作	
巡堤查險和堤防搶險的	
辦法	
多築水庫、多挖池塘、多造森林	
組織起來力量大	

一 一九五四年爲什麼會有 這樣大的洪水

“龍王爺”能呼風喚雨嗎

在一九五四年的夏秋兩季裏，我國的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發生了近百年來沒有見過的大水。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水呢？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正確了解的，因此在這一帶的農村裏，流傳着這樣一些迷信的說法：“‘龍王爺’顯神通呀！”“一九五四年是‘九龍治水’的一年，因此要發大水。”“是‘蛟’、是‘牛頭水怪’在興風作浪，才發了大水。”但是，“龍王”在那裏，誰也沒有看見過。有人說：“龍王”、“蛟”、“牛頭水怪”在河裏、湖裏或者在海裏。可是，科學家的研究證明：河裏、湖裏和海裏並沒有“龍王”、“蛟”和“牛頭水怪”。

上面那些迷信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都是不可信的。大家記得：一九三一年長江發了大水，腐朽的國民黨政府沒有想办法治服洪水，却想求求“龍王”發慈悲，於是先後在漢口、沙市兩地備下了三牲祭禮，紮了許多紙人紙馬，丟下了很多茶葉、白米和牲畜到江裏，弄神弄鬼地大

祭長江，結果大水却像千軍萬馬一湧而來，把漢口淹沒了三四個月。在反動派統治時期，統治階級常常利用人民羣衆的迷信，捏造种种騙人的說法，推卸他們對水災應該擔負的責任。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我們再不應該迷信龍王，而應該從科學的觀點弄清楚雨水的來源，以便設法戰勝洪水。

怎樣了解雨情和水情

那末，一九五四年發大水的原因是什麼呢？誰在支配着大水呢？所有這些，都有科學的道理。為了搞清楚水大的原因，首先必須了解水是从那裏來的？

我們常聽人說：“雲是雨水的倉庫。”沒有雲就不会有雨水。那末雲是从那裏來的呢？雲是水蒸汽變的，水蒸汽是由水蒸發而來的。當我們燒飯或者燒開水的時候，放在鍋裏、壺裏的水煮久了，會冒出氣來，如果把乾布塞住壺嘴或者鍋蓋的縫口，乾布也慢慢地變濕了，而鍋裏、壺裏的水會燒乾。我們想一下：鍋裏和壺裏的水那裏去了呢？它變成氣體飛到空中去了。這種由液體變成氣體水蒸汽的現象，叫做蒸發。空氣中的水蒸汽，就是從海洋、湖沼、河流、植物、土壤的表面蒸發而來的。當空氣中水蒸汽多到不能再多的時候，就要開始凝結。這種凝結，就是水蒸汽變成了水，或者水變成冰雪。水蒸汽在地面凝結的叫做霧，

在高空凝結的就是雲。也就是說，雲是由很多小水滴組成的。當雲在空中翻騰的時候，大小不同的水滴就有互相接近、互相結合的機會，水滴通過三番五次的結合作用以後，體積愈變愈大，遇到了冷空氣，就成為較大的雨滴落到地面上來。

如上所說，有了蒸發就有水蒸汽，有了水蒸汽才會有雲，有了雲才會有雨，而雨落到地面上來又變成了水，水再蒸發又有了水蒸汽。所以說，水蒸汽、雲和雨三者中間是關聯着的，永不停息地循環變化。人們要研究天氣，必須把大氣的行動記錄下來，才能摸熟它的脾氣，尋找它的規律，我們國家分設在全國各地的氣象觀察站，就有這樣一個任務。中央氣象局收到各地觀察站準確記錄材料的電報，就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時候颱風，風有多大；什麼時候下雨，雨有多大；什麼時候有寒潮，什麼時候會下雪。下雨多少，人們叫做水情。防汛期間，日夜有電報從各省拍發到北京、漢口、南京等地，報告水情，如果水情緊時，一天要加報幾次。掌握水情的部門根據各地來的電報，預測各主要地點二十四小時後的水位和流量，或者預測洪峯什麼時候到達，有多高等等，把這個推測預報各防汛有關部門，必要時發表公報，這就是洪水預報。人們通過科學的分析和利用科學儀器，認識了這些自然現象，而所有這些，都和“龍王爺”毫不相干。

特大洪水的成因

明白了雨情和水情的道理，就可以進一步了解為什麼一九五四年我國廣大地區多雨，而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雨水又那樣嚴重。這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從一九五四年四月以來，大規模的暖而潮濕的氣流，從南海海面吹向我國陸地，這種氣流的強弱，是決定我國境內降雨多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這種氣流是從溫度較高、水蒸汽豐富的海洋上吹來的，它攜帶了大量的水蒸汽。這樣，我國境內下雨的條件存在了，而且可能性很大。正因為海面上的暖濕氣流，是造成下雨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國沿海一帶雨水就比其他地方多。

第二，和海洋上的暖濕氣流由南向北推動的同時，我國北部很強的冷空氣自北向南侵入。這兩種性質不相同的空氣遇在一起時，就會下雨，它們相遇的次數愈多，雨就下得愈多。例如一九五四年三月以來，北京的氣溫都比常年要低。四月下旬，河南一帶還有晚霜出現，這次晚霜之晚是往年少見的。六月間經常有冷空氣從我國北部和東北部一帶向南衝下。每當冷空氣向南衝下的時候，它所經過的地方便多雨，在很多情況下還是雷雨。北京以及河北省與熱河省的東部就經常處在這種情況下，所以幾乎每天有雨。

第三，除了上面兩個原因以外，長江中下游降雨特別

多，還由於幾個月來，南下的冷空氣和北上的暖空氣力量大小差不多，在這一帶互相交鋒，位置變動較小，因此這一帶地方的雨水就更多。

正因為上面的原因，所以一九五四年我國大部地區多雨。一月到七月，國內絕大部分地區雨量都比往年多，其中以長江、淮河流域一帶下雨最多。如果拿一月到七月的雨量總和來看，上海、南京、漢口等地都打破了幾十年以來的最高記錄。長江流域遭受巨大水災的一九三一年，漢口一月到七月的總雨量只有一二八九公厘，一九五四年同一時期的雨量，却超出了百分之四十二。以紀錄年代最長的上海來看，一月到七月的總雨量也打破了八十二年的紀錄。

二 在特大洪水的面前

百年來沒見過的大洪水

一九五四年夏秋兩季，由於大氣的變動，長江流域、淮河流域和華北一部分地方，發生了特大暴雨，雨期早，雨量大，雨區廣，時間長，諸水相遇，互相頂托，雨水一時排洩不了，造成百年來沒有見過的大水。當時，武漢關水位最高的時候是二九點七三公尺，超過百年來洪水最大的一年（一九三一年），而且洪水時間延長達五十八天。長江江水比武漢市區要高出兩公尺以上，遠望長江、漢水來往船隻，好像是從對岸屋頂上飄過一樣。安徽省正陽關水位最高時候是二六點四一公尺，超過一九三一年的最高水位一點七九公尺，七、八兩月曾先後出現了五次猛急的洪峯。黃河曾發生過十次洪峯，是多年未見的險象。河北省各地的河水，匯流到天津西河的水位，也超過一九三九年最高紀錄。

拿武漢市來說，每年來的洪水有三路。一路從洞庭湖來，一路從長江上游來，一路從漢水來。在平常的年頭，

這三路洪水，因為上游雨季時間不相同，所以洪水來的時候也有先後。假如各路洪水能夠先後順着次序流下去，那末雨量雖然很大，也可以平穩地過去；假如雨量大，幾路洪水一齊來，水位就會不斷地上升，造成嚴重的威脅。一九五四年的情況，就是雨量多，雨季早，湖泊低窪地區儲滿了；洞庭湖來的水還沒有退，長江上游的洪水又來了；再加上下游鄱陽湖的水位也很高，水量排洩不出去，就使得武漢市的水位不斷上升，造成百年來特大的一次洪水。但是，我們利用了科學儀器，預先掌握了雨水的規律，就知道怎樣與洪水作鬥爭，因而限制了洪水作用的範圍。

武漢人民創造的奇蹟

一九五四年武漢的洪水比一九三一年大，但是災情却比那時小得多。

一九三一年，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對國計民生既毫不關心，對防禦洪水也十分低能。这一年，漢口水位達到二六點九四公尺時，也就是比一九五四年最高水位還低二點七九公尺時，武漢三鎮就被全部淹沒在大水裏了。七月末，長江洪水衝破了中山公園對面鐵路單孔，直向漢口市內洶湧奔來。毫無準備的市民有樓的上樓，沒樓的上屋頂，房矮的爬到樹上；兒哭娘啼，全市陷入一片混亂，平地水深五尺到七尺，繁華的市區變成了一座水城。樓房的窗口成

了上下船隻的碼頭，街道上死屍漂來漂去。在洪水進入市區的三四天中，撈起來的浮屍就有一千多具。當時，國民黨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等幾個反動頭子正在賭錢，當他們的部下報告水情時，還認為有鐵路路基擋住，不要緊，仍不顧人民的死活，繼續賭下去。水災期間，偽漢口市長劉文島等，又勾結大資本家，把糧食、布疋和許多生活必需品囤積起來，連治癆疾的特效藥也搜羅一空。因此物價暴漲，大米每升由一角漲到二角二，而且拿着錢也很难買到，隨後油鹽菜價也飛奔直上。當時米糧來源斷絕，國民黨反動政府還說要從江西運來“大米萬石”，實際上顆粒都沒有運到，真正到來的却是飢餓和疫病。如在黑山、洪山等災民區，餓死、病死的災民都來不及掩埋，就挖了幾個千人坑，一層一層地往裏堆。據偽湖北省水災急賑委員會從八月到第二年四月的不完全統計，被掩埋的災民屍體就有三萬二千六百零五具。

一九五四年，武漢人民創造了歷史的奇蹟。高出平地一丈到兩丈的洪水，始終被擋在堅固的堤防以外，狂風巨浪的威力，也被“水上長城”的防浪木排削滅了，全武漢市人民的生命財產得到了安全保障。國營武漢第一棉紡織廠和江岸機車車輛修理廠等工廠的工人，始終堅持着生產。一位老工人畢才令在做汽缸時，試驗成功了一種多刀切削方法，大大提高了生產率。長江大橋工程局的鑿

船，一直在波濤滾滾的大江中鑽取江底的岩心。中國百貨公司武漢市公司中心門市部照常營業，繁華的中山大道上，武漢市合作社所辦的永安菜市場，在容納千人的貨棚下邊，擺滿了蔬菜、乾菜和魚肉。菜架上有漢川的東瓜、九江的洋芋、太原的包頭白菜、河南的茄子和芸豆。協和醫院的產婦，在舒適的病床上安祥地抱着孩子，市場上物價穩定正常，孩子們照常學習，照常在公園裏遊玩，劇院、電影院照常演出；郊區少數受災人民，也得到了安置和救濟，沒有一個人流落街头。

淮河流域的變遷

一九三一年，淮河流域從六月十七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一連下了三十八天大雨，淮河在沫河口，正陽關等地先後決口，洪水不僅席捲了皖北大部地區，沖毀了津浦鐵路，而且在蘇北運河東堤決口二十多處，使蘇皖千里平原變成一片汪洋，蚌埠市被淹，裏下河區數千萬畝良田也被淹沒，僅高郵擋軍樓一地就淹死兩千多人。

一九五四年，淮河的洪水總量超過了一九五〇年洪水量二百億秒公方，並突破一九三一年的紀錄，但是蘇北地區，絕大部分堤防沒有決口，秋莊稼得到丰收。淮河南岸的淮南煤礦，淮河沿岸的蚌埠、淮陰、淮安等地工廠照常生產，物價也平穩，联系南北交通的津浦鐵路也仍然通

車。就是在一部分決口地區和分洪積水過深的地區，人民政府在事先就有計劃地把災民轉移出來，並作了妥善安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八月中旬曾從東北、華北地區調了三千七百多個帳篷，中央水利部從撫順、官廳水庫、薄山水庫調了四百七十五個帳篷，支援沿淮地區災民。中央並派飛機二十九架次到安徽省懷遠縣明羅山空投大量帳篷、麵粉等，解決暫時安置在山上災民的食宿問題。七月下旬，淮河上游洪水下洩時，安徽省政府組織了二十隻輪船、兩千一百隻木帆船，短短幾天中就把全部要遷移的居民，大批糧食和耕畜遷移出來。安置在明羅山一帶的居民，就得到大米十萬斤，麵粉十七萬斤，燒煤九十万斤。淮南市工廠的工人，連夜為移來的災民趕製了六百口大鍋、三千五百付爐條。人民政府又派出大批醫務人員，攜帶大批藥品，爬山涉水，深入各地，為災民治病，不少地方還建立了醫療站和接生站。鳳台縣劉集鄉農民黃寶玉，曾經遭受過一九三一年的水災，逃難時給趁災打劫的國民黨匪徒洗劫一空。他激動地說：“這次大水，人民政府派船挨村救人，我一家九口都得了活命。出來後，兒媳生孩子，接生站同志又來接生，人民政府還送來了些鷄蛋、紅糖和掛麵等，這樣的事情只有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才能出現。”

南京、天津的今昔

一九三一年，南京長江水位，比一九五四年的特大洪水低近一公尺時，江河堤防就決口了，半個城浸在水裏達數月之久，秦淮河畔夫子廟附近一帶，積水可以行船。但是一九五四年洶湧的洪水，却一直被擋阻在江邊的防洪大堤以外。秦淮河畔夫子廟一帶的積水，兩天內就排除淨尽，大街小巷整潔如常。大汛期間，南京的水陸交通沒有停頓過，許多人路过南京，趕往各個新的建築工地，許多學生从南京前往上海、北京、哈爾濱和杭州去上学，許多礦石从南京下關車站轉運到北京和太原，大批豬、鷄、鴨和蛋品運往上海等地。緊靠長江的南京電業局下關發電廠，在廠房比江水低的情況下，仍源源供應南京等地工業和民用電力。永利化學公司寧廠在一九五四年七八兩月都超額完成肥田粉的生產計劃，把大批肥田粉運到各地，支援廣大農民開展增產運動。

一九三九年，天津也會被大水淹沒，水深兩公尺的情況，存在了一個多月。一九五四年天津市人民響應了黨政領導機關的号召，全市有十六萬人直接參加防汛工作，及時加高加固了各河堤防，河堤隨洪水上漲逐漸增高，始終超出水面一公尺。經過了這樣的努力，確保了天津市的安全。

荆江大堤也是一樣。一九三五年大堤在堆金台和得勝台之間的橫店子決口時，國民黨政府的堤官，竟假藉祭關公為名，事先逃走，居民無法搶救，只好眼睜睜地看着決口擴大。同時，湘陰城堤也決口了，而“守土有責”的專員兼縣長却躲到天主堂內，還在案卷裏查看這堤是不是屬他管。在決口兩天以後，官僚們還互相推卸責任：堤工局說只垮了民堤，江堤無恙；地方官吏則說民堤並未潰決。結果，人民因不知堤已決口，水來時成千上萬的人被淹死了。一九五四年的荆江大堤怎樣呢？發現堤上有漏洞時，人民政府就馬上通知居民搬到安全的地方；同時動員人力物力進行搶險工作。不但本地人民積極搶險，就是船民駕船走過這裏時，也馬上貢獻出自己最珍貴的船隻。荊江縣副縣長在堤防漏洞危急時，親自跳入水中搶救。就這樣，被人們稱為“保命堤”的荊江大堤，始終完整無恙，保障了荊江平原千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和八百萬畝良田的丰收。

對比了武漢、淮河、南京、天津、荊江地區在歷史上被洪水吞沒的慘狀，人們不得不驚訝新中國戰勝洪水的偉大奇蹟，不得不問我們的成績是從那裏來的？讓我們在後邊談談這個問題。

三 我們怎樣战胜了洪水

人民的力量移山倒海

我們戰勝洪水，是依靠不怕困難，敢於向困難搏鬥的人民取得的。事實證明，沒有具有鋼鐵意志的人，要在狂風暴雨中守住堤防、戰勝洪水，是不可能的。

一九五四年，在武漢市防汛緊張期間，防守在武漢市一百三十八公里堤防線上的防汛人員有二十萬人。他們在“水漲堤高”的口號下，夜以繼日地和洪水鬥爭。當七月十二日武漢關水位超過二十八公尺時，他們完成了加高加固堤防的第一期工程。七月底水位接近二十九公尺時，他們又完成了第二期工程。進入八月，長江第三、四、五次的洪峯和漢水第四、五、六次的洪峯先後到來，洪水每天以一公寸到二公寸的速度猛漲，八月十八日漲到二十九點七三公尺的最高峯。在兇猛的洪水面前，防汛人員冒着風雨完成了第三和第四期設置防浪木排的工程，使漢口周圍的防浪木排結成一條長達九十餘里的“水上長城”。因而使堤防工程始終走在洪水前面，擋住了百年未有的洪水。

在堤防搶險中，更加表現了防汛人員的英勇行爲。張公堤是漢口防禦洪水的重要屏障。有一次，堤外出現了八級的暴風，三尺多高的浪頭向堤岸猛冲過來，堤上敷設的蘆柴被打散了，堤身的泥土被浪頭打得一大片一大片地掉落下來，防汛人員和附近工廠的工人，冒着狂風大雨搬石頭、扛蘆包、揹蘆柴、打木椿，搶護堤身。許多人被大風颶倒了又爬起來，跌傷了照樣堅持工作；跳到水裏的人，有的被大浪掀到岸上撞傷了，然而對人民盡責到底的防汛人員，仍然奮不顧身地堅持工作，終於使這一段堤防脫險。

參加守衛淮河堤防的八十萬多防汛人員，不僅在短期內將堤防加寬加高三尺以上，而且出現了許多感動人的事例。安徽省潁上縣沙家窪的一段堤防，有一處曾是一九三一年決過口的險工地段。有一次，突然有一丈二尺長的堤身塌陷了，堤身半腰五六個斗大的漏洞向堤內呼呼地灌水，形勢萬分危急。這時，防汛突擊隊員從三百公尺地方跑步趕到，他們在巨浪急流中鑽上鑽下，迅速地在塌陷的大堤裏坡架起木架。一會兒便把三十多個漏洞全部堵好。有一次，望江縣四合圩三千六百公尺的擋浪工程被洪水衝開了，堤防遭受嚴重威脅。這時，一千多民工，每人披着一張蘆蓆跳下水去，他們手扶木椿，背對浪頭，結成了一排三千六百公尺長的擋浪“人椿”，抵擋着狂風巨浪，直到風平浪息雨停。在解放戰爭中右臂負傷殘廢的郭雲霞，現

在是中共望江縣吉水區委員會書記。七月三日晚間，江水冲走了白沙鄉沿江大堤二百公尺長的草簾時，他一面指揮搶救，一面又挾着麻袋跳進深水中去，以僅能用的一隻左臂抓着麻袋擋住巨浪。

守衛湖南省沿江濱湖堤防的幹部和農民，同樣用他們的英勇和機智保護了大堤的安全。有一個夜晚，在常德縣祝丰垸大堤上的五百多幹部和農民，看到猛漲的洪水快要漫過堤身時，每人抱着一捆蘆柴臥倒在大堤上，掩護堤身，一直堅持到天明，挑土加高了堤防為止。南縣大路鄉共產黨員、鄉幹部李得保，因防護堤防已經四五天沒有睡覺，在一個風雨的深夜，他和民兵指導員一道檢查堤防時，發現堤上有一個潰口，水一股勁地往外冒，就立即跳下去，用自己的身體堵住潰口。民兵指導員趕緊跑回村去，動員附近農民來搶救，才把潰口堵塞。

在保護荊江大堤和南京沿江堤防的鬥爭中，也充分表現了防汛人員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品質。參加守護荊江大堤的人們，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完成了大堤兩期加固工程，保證了荊江大堤的安全。南京市在緊張的防汛期間，成千上萬的工人、幹部、學生、居民和人民解放軍駐南京部隊的戰士，日日夜夜地到各險工地段護堤補缺，許多地方還築起了新的防護工程。

廣大人民的這種英勇行為和創造智慧，使泥土做成的